



辰

歸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吳郡 歸有光 著

門人 周 詩 校

序

送同年李觀甫之任江浦序

凡進士同年相善而同門尤加善焉同門者主司分
經考校同為一人之所取者既於主司有師生之分
誼視他同年會聚尤數亦時以德業相攷而知其志
意之所極如吾李君者恂恂焉可以知其器識之遠
大矣於是受 命為江浦令故事同門外補其留京

及未選者例當分撰文字以送之而予得李君夫為文以送行者必有芬芳之辭余固拙者之尤且不能為世俗之語而婺源俞尤二君數使督之余又病不能執筆而於情終不能自已乃遂勉為之唯江浦為京縣然在大江以西故時六合隸於淮陽高皇帝定鼎特以六合分為江浦以為兩縣而屬之京兆蓋以畿輔重地不當為一衣帶水所隔而凡為其令與其民者朝夕有事京兆渡江以為常余嘗北上出龍江關渡經行其縣縣朴陋不類江以南然自此而西北行至滁州沙清流關為建康要道而神州赤縣其

地固不為輕矣獨以君之才宜得望劇願屈就於此蓋今選人之法有與之難地以觀其才亦有以其地之難而擇才之優者以畀之則今江浦之命以及君者豈不謂荒萊之土之所當墾治歟彫瘵之民之所當撫拊歟京輔之邑之所當封固歟夫今天下所在獨患民貧而上不之卹財力太屈而歛之不已能知所以生之之道與其取之之方雖儉陋之邦亦足以收富庶之効如江浦者尤宜休養生息之者也當天

下初定之時嘗徙民屯種和州等田矣又數賜民田租矣其意未嘗不在壯畿輔以重根本也願今天下

縣邑疲病何獨江浦即江以南號為天下膏腴今亦
近貧瘠矣又將數年殆不可為此今日守令者之責
也李君勉之吾見三年報政以治行徵為天下最者
其在君矣

送龍陽丁聘之之任平湖序

進士同榜者其始數百人常相聚自春官進於冢宰
而後分送諸曹各隨所隸以去謂之辦事今年賜第
者三百九十有四人既分曹則余所同工部辦事者
四十有六人而五人者進入史館今夏首選凡若干
人皆得外補夫同年而又同部宜日相聚以觀其德

業然每晨入部升堂祇揖而退卒無所事事而當選
者亡何又各得官以去是所謂同榜者亦若率相值
而已此余於諸同年未嘗不歎其相聚之難也是選
也吾龍陽丁君得嘉興之平湖故事同部送行余次
當為序故余道其於同年之情如此嘉興本古會稽
吳郡之地唐時猶隸蘇州為縣其後乃割於吳然風
土民俗猶一也余故吳人敢以其所知者告之凡今
之選為令吳中者人之憂之未嘗不以賦稅之難夫
以天下財賦悉在東南欲其辦集誠難矣田租之入
率數十倍於天下然父子祖孫二百年來以為當然

固無望其減而獨畏其日加也。歷三紀以來，民間未嘗放赦，而水旱之災，蠲貸之令亦少矣。又經島夷焚剽之後，海上之戍不徹，而加編海防，歲增月益，江淮以南益騷然矣。軍府之乾沒動數百萬，此皆生民之膏脂也。凡為大吏，其勢與民日遠，一切以趨辦為能，民之病苦非有關於其心也。若為令者，則民皆吾之赤子，朝夕見之，亦何忍使之逮繫鞭笞，流離殫仆而不之卹也。夫額供之數，固民之所樂輸者，其他水旱流冗荒萊，姦蠹之所積逋，與今權宜一切之征求，謂宜有調停委曲於其間，此令宰之所宜留意者也。余

歷觀前政，有不以催科為事，而事亦未嘗不辦。集往往為大官以去者，而且急於催科者，其功名反或不逮。然則獨以催科為東南之吏告者，其流禍於生民多矣。傳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莊子論解牛曰：彼節者有間，而刀刃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游刃有餘地矣。夫如是，天下事夫何憂其難。余固為吾丁君告，亦并以為諸同年之吏於東南者告也。

送同年光子英之任真定序

余讀史觀項羽救趙，諸侯兵軍鉅鹿下者十餘壁，莫

敢縱兵諸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楚
兵呼聲動天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韓信以兵數萬
東下井陘建大將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與趙大戰破
虜趙軍斬成安君泚水上楚威振天下及漢破楚垓
下以得淮陰侯而淮陰之功始此皆在今真定之境
嘗欲一至觀其戰處而不可得真定本古中山國趙
武靈王胡服騎射以北畧地其事固已偉矣典午之
南劉石慕容苻秦繼起燕趙而慕容道明建都國於
此固亦一代之雄也唐自大曆貞元以後強藩不制
而成德一軍尤為驍悍天下視河北若回鶻吐蕃然

蓋不為王土者百年宋因石晉失山後諸州則真定
遂與契丹為境其後金人陷兩河二路尋亦不守而
國事不可為矣國家今為畿輔重地而太平二百
年議者以為其悲歌慷慨之習已大變於古而不知
燕趙之人出於其性然者獨以朝廷威靈有所俛
首畏伏而終不能以帖然也蓋古所謂驍悍不可制
者其平時未嘗不俛首畏伏及其一旦激於其所不
可忍而驍悍之性乃得而見耳夫以中山之地為古
豪傑力戰之區而姦雄竊據之所都唐失河北勢日
陵夷宋沒兩路國遂南渡况今翼衛神京為萬世帝

王之業比古京兆馮翊扶風之地非得良有司拊循教化無以使之安土樂業而壯國家之藩衛也今使驛之所出兵調之所加坐派日增民生蹙耗甚矣而議者徒思重三關之戍守煩邊徼之供億謂燕趙之民荏弱屏息而可怵者亦未之思也樂城韓山童之事可以鑒矣今制推府佐郡治獄然常為監御史之所委寄而監御史實能制一方之命余以是為光君告焉君與余同年進士今選為真定府推官者也與學通才為人聰明仁恕犴獄之事余無足以為君贅矣

送孟與時之任成都序

安定孟與時與余同年進士而以余年差長常兄事之余好古文辭然不與世之為古文者合與時獨心推讓之出於其意誠然也與時以選為成都推官余亦為令越中將別無以為與時贈者惟推府為郡司理儒者能道前世論刑之說詳矣余讀尚書古文欽哉欽哉惟刑之卹哉此今世所用孔氏書語也而伏生今文以卹為謚漢儒傳之而太史公本紀云惟刑之靜哉靜即謚也自古論刑取其要未有靜之一言為至此真聖人之語余以是為與時告焉余生吳中

獨以應試經行齊魯燕趙之郊嘗慕遊西北願無繇
而至與時自安定往來長安中又從太行山以來京
師今又官蜀中行印郊九折坂覽劍閣石門之勝豈
不亦壯哉昔王介甫初仕大名為司理而韓魏公為
守嘗告以君年少當讀書不宜專以吏事而介甫實
未嘗不讀書也以此恨韓公為不知已而韓公之意
則美矣故余於與時尤望於吏治之暇無忘學古之
功孔子曰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
者往時張文隱公嘗為余言今時人材惟趙孟靜在
史館難得嘉靖二十九年虜騎薄都城公卿會內廷

先生獨申大議至廷罵阿黨風節凜然有汲長孺所
不及者京師人至今能道之趙先生成都人也余故
為文隱公所知而趙先生以是亦知余固無繇一見
之士之相知豈在於見不見哉然余懷之久矣而羨
與時之獲見先生也而又以喜與時之得師也

送王子敬之任建寧序

余始五六歲即知有紫陽先生而能讀其書迨長習
進士業於朱氏之書頗能精誦之然時虛心反覆於
聖人之本旨則於當時之論亦未必一一符合而或
時有過於離析附會者然其大義固不謬於聖人矣

其於金谿往來論辯終不能有同後之學者分門異戶自此而始顧二先生一時所爭亦在於言語文字之間而根本節目之大未嘗不同也朱子既沒其言大行於世而世主方主張之自九儒從祀天下以為正學之源流而國家取士稍因前代遂以其書立之學官莫有異議而近世一二君子乃起而爭自為說創為獨得之見天下學者相與立為標幟號為講道而同時海內鼎立迄不相下餘姚之說尤盛中間斲息而復大昌其為之倡者固聰明絕世之姿其中亦必獨有所見而至於為其徒者則皆倡一而和十

剿其成言而莫知其所以然獨以先有當世貴顯高名者為之宗自足以鼓舞氣勢相與踴躍於其間此則一時士習好名高而不知求其本心為遜世不見知而不悔之學則流風之弊也夫孔氏之門學者所為終身孜孜不怠者求仁而已其後子思為尊德性道問學之說而高明廣大精微中庸新故之目皆示學者為仁之功欲其全體不偏語意如臯陶所稱直溫寬栗之類也獨用揭此以立門戶謂之講學朱陸之辯固已啓後世之絲絲矣至孟子所謂良知良能者特言孩提之童自然之知能如此即孟子之言性

善已盡之。又何必偏揭良知以為標的耶。今世不求博學審問慎思明辯。為行之實。而囂然以求名於天下。聚徒數千人。謂之講學。以為名高。豈非莊子所謂聖賢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者也。夫今欲以講學求勝朱子。而朱子平生立心行事。與其。在朝居官。無不可與天地對者。講學之徒。考其行事。果能有及於朱子萬分之一。否也。奈何欲以區區空言。勝之。余友王子敬舉進士。得建寧推官。余固慕遊朱子之鄉。而未獲者。忻忻然願從之。而不可得。因告之以凡為吏取法於朱子足矣。間謁紫陽之祠。以

辨香為余。默致其禮。俾先生有神。知數百載之後。亦有余之自信不惑者也。

送陳子達之任元城序

陳氏在吾崑山家世。以科名顯。子達前年試南宮。不第。欲就選。時有傳權貴人語。以某地某官相許者。子達曰。吾可以賄而求仕耶。即往而責償於其民。可耶。遂拂衣以歸。今年試南宮。以一字失格。不得終試。遂復就選。適銓部政清。請謁不行。或有以中人為地者。率置之蠻徼荒遠之區。天下士集京師。皆以為朝廷清明。太平可望。而子達得為縣大名之元城。元城

賦輕人朴。雖在三河之間。於今畿輔。地獨僻遠。仕宦者得此。以為清高。子達因其土俗。而無撓之。易以為治。而余以為今之為令之難。非難於其官。而難於其為其官之上者。自昔置令。以百里付之。故譬之為人牧牛羊。為之善其牢芻。擇其水草。時其綏放。而主人不問。觀其牛羊之羸茁而已矣。今以一令而大吏數十人制於其上。牛羊之羸茁不問也。牢芻水草。綏放之事。不使之為也。而煩為之使。苛為之責。欲左而掣之。使右。欲右而掣之。使左。以牧一人。而伺其主。十人而主人各以其意喜怒之。凡吏之勤若焦勞。日夜以

承迎其上。無餘事也。故曰令之難。非難於其官。而難於其為其官之上者。今天子委任元輔。作新吏治。而子達方有志於為民。而為其官之上者。庶幾或少。變前之為者。使之得盡其為牧之事。余於子達之行。有望焉。且以告其為其官之上者也。

送濟甫魏鴻臚榮授南還序

昔吾莊渠先生起吳郡。天下之士從之。講道與餘姚。南海角立。今沒二十餘年。先生之門人存者蓋少。其位于中朝。與遊宦於四方者。幾無一人矣。今歲先生之子仁父。與其從子溫父。試南宮。皆不第。而東倉王

明得與余皆先生家壻幸獲同榜而明得又先以病
予告還鄉仁父留乞恩就教慈谿而溫父之母兄濬
父以舍選得鴻臚序班濬父與余先妻同母兄弟也
思念少時莊渠先生以斯文為已任時自南海及成
均還士大夫過吳中必造先生之廬而今兩京及所
在講席常滿群言淆亂而先生之道響絕以其門人
子弟之無顯者也余既孤立無能有以振先生之道
而二君者又南還是以愈默默不自得也因為序以
送濬父而復為七言絕句一首以送仁父欲其以先
生之道振于浙東也

送毛君文高之任元城序

先王建官必有牧監參伍殷輔長兩正貳而上大夫
受縣縣邑之長曰尹曰公曰大夫其重古矣蓋亦必
有參伍兩貳之屬也至漢仍秦制為郡縣縣萬戶以
上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為長秩五百石至
三百石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為長吏百
石以下有斗食佐吏之秩是為少吏是知令丞尉皆
長吏也夫令為天子親民所為臨軒顧問者墨綬進
賢兩梁冠其選即為州牧刺史丞為其佐亦不輕矣
今制重內故令輕令輕則丞輕矣而令又往往恣睢

傲誕自輕其丞者何也凡縣之事丞理其繁而令得以簡丞效其勞而令得以逸令過丞規之令不及丞輔之則令之於丞其可輕也予友陳子達受命為大名之元城餘三月矣而皖城毛君文高今往為其丞子達剛直不阿遇事發憤而毛君為人謹厚往以佐之必和而能濟也元城之民其有賴乎余觀郡乘自古遊宦魏郡知名者不少其在元城樂廣以令李若水以尉仇覽蒲鄉一亭長耳而漢史傳之毛君其亦可自輕其官也哉君之先人樂善好施晚歲無子嘗捐貲修其縣之崇惠觀其上梁之日縣令親為酌酒

於三清像前曰毛某善士今喜捨鼎新此觀願天子生四子先予之名曰梁曰棟曰材曰柱後果生四子命以其所命名其事頗異梁者即文高也信知古稱禱於神而生者良有之今毛氏之後世尚當有人而毛君之為丞生有神符其必有異政豈可輕也哉

送南駕部吳君考績北上序

國家自永樂遷都兩京並建如古鎬洛之制百司庶府之在南者悉仍其舊而稍省其員額兵部尚書預掌留鑰寄任特隆而車駕清吏司得以揀選上十二衛之驍勇翊衛 皇宮蓋古光祿勳之職領五營七

署之事所以佐大司馬寓兵機於環衛之間非特掌輿輦車乘郵驛廐牧而已。高皇帝以兵定天下歛百萬之師於神京國家宴然有泰山之安於今且二百年適者營卒群噪極其猖狂幾如元魏神策虎賁羽林之禍。朝廷紀綱所繫不小矣。夫兵衆之所聚統馭之者或不能知其情人之情不能知其蓄之之。久則憤憾而思有所一出此固其勢然者于是欲求其情而加慰喻之彼方自以為得而安于自恣如是則向之所謂情不生於情而將生于習彼以其一旦憤憾之氣而狃之以為習。國家可一日恃之以為

安哉異時遼陽之師嘗囂矣撫之而後安雲中之師又囂矣撫之而後安此邊疆之患四肢之虞也。今京輦腹心之地惴惴如此然又烏知不以異時之事無所懲而效之也。如使又無所懲而效之則吾未知其所止也。天下之變無不起于微唐中葉始於平盧一軍之亂當時不折其芽萌釀成至于五代一百六十年不可除之痼疾武宗時澤潞擅命李德裕請討之而橫水戍兵叛入太原奉揚弁主留事議者頗言兵皆可罷德裕遽起王逢起榆社軍斬弁獻首京師而澤潞亦平德裕之為相不盡滿人意而臨事有制如

此故能使河北三鎮畏脅而會昌之政稱美於世蓋
天下善者能制其機羸縮變化無所不可獨患因循
不決僥于目前之無虞而制之不出于已此所以可
慮也人言君勤敏於吏事凡監牧舟艦諸蠹蔽多所
釐革而親王之國兼兵工二部之務沛然有餘予
以為此得君之粗者今茲北上必能以天下之大機
贊於廟堂矣予何詞以助之哉

送周給事與叔北上序

今天下之用人與士之為天下用與古異者其求之
與為其求者皆非古之所宜有蓋古之士上之人知

重之也故士亦有以自重而不輕於進今世則自進
而已雖然有至於今而不可易者亦常有自重之義
存乎其間而後可以任天下之事蓋孔子孟子之時
世已莫知尊用其道而孔孟固未能忘情於斯世亦
與之相驅馳而終以不可為而止則孔子孟子之所
以自重者也後世學者守其家法雖至於千百年未
嘗變也孟子之於伊尹孔子蓋力攻當時好事者誣
聖人以成其苟進之私至於百里奚自鬻亦深為之
辯孟子以為百里奚之所就小矣猶不肯自鬻以成
其君夫苟至於自鬻雖五伯之業不可為也由是言

之士之欲托於功名而苟冒以進者雖自詭以有所成亦誣矣臨安周興叔以進士為令江南入為給事中時宰慕其名頗示意旨欲邀致之門下興叔即引疾以去先皇帝之末年朝廷方舉遺逸會新天子即位一時雲集闕下莫不驟致顯擢興叔宜以時起以觀天子之新政而方且高臥自若國家故事大臣之在告者非有召不得入其非三品以上凡在廷之臣賜告者皆自赴闕而後天子命以職二年冬興叔未赴闕也而除書獨下於是乃應命而出興叔可謂得古自重之義矣余官吳興往來臨安

嘗訪興叔於西湖古寺中讀書著文山深徑迂人迹所不至臨安會城士大夫皆高尚其道今興叔之出真能自重不苟然者給事中為諫諍之臣天子既嘉獎直言人得以有所建論每下之公卿大臣亦不逆其言每奏輒行蓋遭時聖明其言之易行如此夫以其言之易行當思其言之難而後可也自古如賈誼陸贄王吉崔寔魏徵之徒其言莫不有關於一代之治體今天子承統繼作屬世道一變之會天下治忽之機與人心風俗之所趨興叔獨居深山中熟觀之久矣其必有不徒言者以稱朝廷任屬之

意其自念方徘徊於進退之塗未知所裁何足以贊興叔之行願平生受知最深而樂與叔之道行也因為序之云

送余先生南還序

太史余先生以進士第三人入翰林今年南宮試士先生受命司考校所取士三十人天下以為得人未幾以官滿一考推封其父母尋得予告還鄉所取士于先生之南行也謂宜有文以送之以齒序屬于余夫大人君子之得位也觀其所施于天下其未得位也觀其所以養之者而已矣今之館閣其未嘗當天

下之任也夫自一命之微皆有職業獨以為輔相育材之地于天下之事一無所縈其思慮使之虛靜純明以居其德業而博考古人之書自聖人之經以至于諸子百氏之說古今治亂之故無不盡其心則所以為輔相者具矣而後一旦畀之位以當天下之任無不宜也此國家所以儲館閣之意也予至京師見先生與吾郡王太史先生皆以年少登高第入則同館出則聯轡其氣冲然如有所不足其貌粥然如有所不能汲汲乎思有以進于古人而不自知其名望地位之崇可以為大臣宰相之器矣而吾余先生于

其所取士與之處未嘗不邴邴乎其喜也引而進之
惟恐其不可及也所取士于先生之去也侗侗乎其
如有失也其日遲先生之來也夫士以一日之相遇
而定其終身之分非特主司之求士欲得其人而士
亦欲得主司之賢以為歸韓吏部稱陸相之考文章
也甚詳而自幸在選中以吏部之高視一世顧亦自
附于陸公以為其門人可以無媿予又困于試而特
為先生之所識拔天下尤以此多先生其感恩宜備
于尋常茲不敢具述者蓋為序以送行者諸君子之
意也

送顧太僕致政南還序

士大夫於出處進退之際常自度於其心非人之所
能知人亦不得而知之夫其心有纖毫之不安不可
以一日居也至其無所不安雖召公之告老周公猶
諄諄留之周召二聖人在位周公之為召公猶召公
之自為也何嫌於不去而必以去為高潔哉今世論
士之去位夫徒高潔而已豈所以語出處進退之義
而為知道者之所無以議為哉然使其心有纖毫於
其中而去乃亦其所以為高潔者也疏廣受二子以
年老辭位漢史具述其事韓退之又稱之以為送揚

少尹序亦以具見當時之人能知所慕愛二疏者而
二疏之所以去蓋堅不能言也退之之於揚侯亦然
而曾子固之送周屯田直以得釋於煩且勞以為樂
夫士大夫致身國家豈獨以能自釋於煩勞為樂耶
班與韓曾之文世皆以為不可及吾猶以為未能究
出處之義而自度於其心非為論之精者余與太僕
顧公少相知公之為給事中放廢二十餘年間與之
言居官時事輒笑未嘗自道及在京師始叩之知當
時奉使勘蜀事能為朝廷不別跡骨肉得大體其
請赦還大禮大獄諸得罪臣止禱祠尤時所難言及

起廢四遷至今官其在寺所建明多可紀要之居其
職必欲以有所為不異往時為給事少年鋒銳之時
亦可以稱為得盡其職矣一旦引年以去豈不謂之
高潔哉然其志意之所在不自言者人亦莫得而測
也先是吾吳致仕去者陽羨萬宗伯而海虞陳奉常
則以病告去二公皆知吾者公還其以吾文示之其
必有當於其心者吾所以論士大夫出處進退之際
韓退之曾子固之所未及也

歸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歸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吳郡歸有光著

門人王執禮校

序

贈張別駕序

張侯自尚書秋官郎出判蘇州會其屬縣崑山之令
闕來署其事未逾月新令且至吾黨之士為會於玉
山之陽邀侯為一日之懽蓋莫不戚然於侯之去者
噫人之相與有歷歲月之久未必其相愛也豈徒不
能相愛有厭其歲月之久而去之唯恐其不亟也若

侯之不鄙夷吾人。與吾人之所以愛侯者。可謂有情矣。吏之來。皆四海九州之人。無親知之素。一旦以天子之命。卒然而相臨。如是者。豈法度威力之所能為哉。夫亦恃其有情。以相愛而已。今或自謂其能制百里之死生。法度威力之可以為視其人。漠然而獨行。其恣睢之意。則今世之俗吏類如此也。侯為人慈愛。愷悌。可以望而知其情。故不逾月而縣之士民無不愛且慕焉。嗟夫。吾縣之人。力耕以供賦貢。曲事天子之命。吏蓋亦無所不至。雖駢死敲朴之下。未嘗敢有疾怨之心。獨於是非之實。亦有不能昧者。或時僅見。

於里巷之歌謠。蓋孔子之刪詩三百篇。美一而刺九。焉所以導民之情。宣之使言。若十月之交。雨無正。雖幽厲之虐。不能絕也。今大吏或相與比於上。不曰吏之無良。然且詬詈吾人。以為風俗之薄惡。夫二百年仁孝忠厚之俗。奚至于今。而獨惡耶。方侯之視事。即有倭寇之警。賊自濱海深入百里。絡繹城下。侯以安靜鎮之。雖在倥偬之際。不肯因循舊弊。以擾於民。自前年賊至。而縣常先時塞門。又嚴緹城之禁。小民斗米束菜。悉為吏卒所苛取。近郊之人。扶老携幼。望門而呼。城上莫有應者。獨坐視其宛轉於鋒刃之下。且

日鉤取疑似之人以為賊謀而屠剗之。蓋冤苦無訴之民。有不獨死于賊手者矣。如前之為。今歲皆無之。則賢人君子之所至。豈必其歲月之久。如時雨之霑。漑于物。豈有涯哉。夫然後知侯之所以非今之俗吏。而暮月之間。吾人愛慕之深如此。則夫知吾縣風俗之不薄者。亦莫如侯。余故樂為道之云。侯名牧。辛丑進士。山陰人。

贈陽曲王公分司太倉序

陽曲王公為郡之三年。遷河南按察司副使。治兵毘陵。尋詔以常鎮舊。并蘇松命公復還。理所於太倉。公

職任師帥。以文學飾吏治。至是忽寄兵戎之任。而朝野無異議。若其素然者。常以謂人材之於世。其具有不同。苟以受命效職。不過文書獄訟。食貨兵戎。河渠之事。其治辦。往往亦多可觀。然此特自秦以來。所謂吏事而已。古之所謂大任於天下。要以讀書學古識治務。知大體之為先。有非俗吏之所能者。是以不屑於文書獄訟。食貨兵戎。河渠之事。而可以無所不通。公起進士守河南。州日與諸生講論文學。其佐大名亦然。三遷至吾郡。郡號人材淵藪。公獎進人士。孜孜不倦。當兵荒彫瘵之餘。能以寬靖無事而治。以此

歸先集 卷之三 一
推之將屯百萬之衆可以知其不勞指麾而有餘裕
矣海內承平日久一旦外夷內侮豈武力之未競所
以治之之道未盡也昔任延為會稽都尉聘請高行
待以師友之禮遣功曹奉謁修書記於龍丘先生郡
中士大夫爭往歸焉後為九真武威所至立校官興
儒學而傲外蠻夷保塞匈奴種羌絕不敢出儒者之
於兵戎豈異事哉公以壯年名位日進身為大吏而
問學如諸生此古大臣宰相之事也某無所用於世
未嘗敢交州郡而公特加優禮雖孤栖江海之間自
以得所嚮依自公在郡歲一再見已如朝夕見之矣

其在毘陵歲不一見如旬日見之矣常恐一旦遠去
而今返駕於吳蓋枯槁沉溺之中津津然如有生氣
以某之於公如此凡士之於公可知也今歲禮部會
試及對 大廷魁天下者皆吳士公長育作成之效
已見於此而明堂棟梁之材公所甄識猶或有未盡
出者自此將乘運而起為 國家社稷無窮之計豈
區區吏事之所能及哉公提調所貢士王執法以公
之至太倉也郡士大夫皆往為賀執法門下弟子獨
宜以文字贊述公之盛美以某有一日之長又最知
公者推使言之而為序云爾

贈戚汝積分教大梁序

余少時與李廉甫遊。廉甫與汝積尤親善。時邀余出郭造汝積。汝積方家居授徒。至則余三人相對無一語。但啜茗至暮而返。意甚懽然。後廉甫登第。余獲薦於鄉。而汝積在郡膠二十餘年。始以貢計偕北上。是時廉甫以都御史自江陵還臺。余將試春官。意吾三人者復當相聚。而汝積已得開封之司訓以去。廉甫方病在告。余竟落落而歸。已而廉甫卒於鄆州。以余之無似不足為道。而汝積抱有用之才。淹抑至此。迨廉甫之沒世。汝積方始出仕。則士之窮達蚤暮不可

以一槩論也。始余過徐州。問黃河道所自。舟人往往西指。遡河入汴梁。處獨念大梁夷門東苑平臺之故迹。及前古帝王之陵寢。近世京邑之麗蕃。省之富與夫黃河之壯而不得一往。今汝積旦夕游焉。且以溫良淳厚之器。以作成大梁之士。其亦有足樂者矣。士所志于天下。其大者樹勲績於世。常患於不能遂。而或有累高致至之危。汝積居名都。日觀仲尼廟堂。陳俎豆。與諸生揖讓。其間講論六藝之文。昔人所謂擇官而仕。未有逾於此也。恨余與汝積南北乖違。不得相與共歎。廉甫今日遂無此日月。吾徒居世隨所在。

盡吾事而已。他尚何求哉。汝積所教縣中子弟。以其師行未及有贈。會其子揚將至大梁。請余為序。以補送行之闕云。

贈俞宜黃序

國家於州縣之吏多從布衣諸生選任。寄之以百里之命。未及三載輒遷去。而課其賢不肖。悉聽於監司。凡監司之所奏罷者。固不論。至其所薦舉。必極其褒美。雖古之龔黃卓魯。無以過夫。龔黃卓魯未必一歲而成。則今之薦者。過龔黃卓魯遠矣。然及其遷以去也。其為州縣猶故也。而未有稱治者。如此則吏之賢

否。果皆其實乎。抑其為名者之多耶。而上亦以名之而已。其於民果何益也。予識宣平俞君。君為撫之宜黃。獨其志汲汲於民。而無意於為名。然而名亦歸之。至考其實。則惟以平恕為心。而未嘗刺覈以求一切。宜黃在山中。數燬于兵。君為縣。草創而能視如家事。自神祠學舍。縣廨橋梁之政。無不悉舉。凡此皆非今之所以為吏課者。君獨汲汲為之。無不辨治。至其為政。又持平。恕則今之吏。吾於宜黃推賢矣。雖然。君亦有遇焉。夫縣之士大夫。為士民之望。其知吾政。尤明於監司。然苟非其人。未有不以私故撓法者。其求

於有司者無已也稍不如其欲而毀隨之矣宜黃之
仕者蓋少而今少司馬譚公獨能戢其家而一聽於
吏之治其於有司無求也故無怨焉且又加敬而為
之延譽君於是曰司馬公如此吾於監司自今無得
罪者矣至於比縣之吏亦以媚嫉傾排者多以故毀
譽不明而監司亦無以得其實吾友蔣子徵在臨川
與君相愛雅故推轂之君以此益得展其志穀梁子
曰志行既通而名譽不著友之過也余以是又仰少
司馬之盛德與吾友之賢非獨宜黃之吏治獨善於
今世云戊辰之春與君同入覲還共舟因得熟語而
備知之渡江將別書以為贈

贈弟子敏授尚醫序

吾家自唐宣公以來以文學應制科常為天下第一
世有顯仕 國朝懲元氏之玩法令嚴急士大夫懼
罪不敢出任 長陵之世吾祖以人材舉猶不敢應
命迨累世承平則皆以高資雄鄉里子弟多臂鷹騎
馬出入馳騁為樂不思仕進吾祖始以諸生登科為
吏齊魯之間 先皇帝御宇余與憲副弟始登進士
然余試南宮又憲副一試即得之是時太宗伯王公
諸進士旅見者四百人公獨進憲副前問道余姓名

曰非爾之族乎蓋以余之族姓單而吳中之歸無二祖也隆慶三年余自邢州入賀而栢泉叔方為大鴻臚賜告還余弟子敏奉部牒官尚醫蓋於是而吾之族屬知仕進之榮而子敏以下諸弟方治進士業昔海虞章大理其父為侍御而大理兄弟三人皆舉進士為大官唯二子不第亦以資為官先是章氏治宅畚土獲五鱓其後侍御五子皆橫金帶協於五鱓之祥海虞人至今稱章氏之盛焉吾叔之諸子殆將似之以此為尚醫賀且祝諸弟媲美章氏而石塘弟以太學上舍同在京其樂有家門之慶與余同也因

為之序

贈大慈仁寺左方丈住持宇上人序

大慈仁寺在京城宣武門外西寺蓋孝肅皇后以其弟為僧故為太后時建此寺憲宗皇帝兩製碑記順奉母后之志也余舍于寺左方丈見其長老云祖師名吉祥姓周氏為兒時好出游嘗出不復歸家亦不知其所在太后自未入宮師已與其家不相聞久之去祝髮於大覺寺然常遊行市中夜即來報國寺伽藍殿中宿太后意亦若忘之忽夜夢伽藍神來言后弟今在某所英宗亦同時夢夢覺

相與言皆同。即日遣諸小黃門以夢中所見神言求之。至則見師伽藍殿中。遂擁以行。小黃門白入見。帝后皆喜。后問所以出遊。及為僧時。為泣下。因曰。何如今日為皇親耶。吉祥不願也。復還寺。后不能強。厚賜之。英宗晏駕。太子即位。后為太后。出內藏物。建大慈仁寺。報國寺。故小刹也。今為大寺。其西伽藍殿尤存云。孝宗時。太后為太皇太后。為立護勅碑。碑所載莊田無慮數百頃。師以左善世示滅。帝遣官致祭。師時所招僧。至數百人。迨後慶壽寺燬。僧亦來居於此。僧眾矣。惟今道宇獨其九世世嫡也。

隆慶元年。余入覲。來見道宇尚披髮。後三年。來。剛道宇之師已化去。道宇以年少荷重負。得部劄。為左方丈。住持。於是京城內外。凡為其教者。皆來為道宇贊。而道宇之從師。昂為之請序於余。余謂祖師脫屣皇舅之貴。而樂世外之教。孝肅皇后在慈宮。二聖隆孝養。恩賜無所不至。而祖師澹寂自若。英廟以來。外戚恩澤。侯者不能數世。祖師之賜。莊猶存。衣食寺中數百人。此有以見一時富貴之不能久。而澹寂者之長存也。道宇神氣清明。卓為禪林之秀。吾知祖師之傳不墜。遂序之。以為贈。

贈我眉寺覺義海上人序

佛之教自魏以來迄於遠金皆有燕土崇尚是道燕故多寺宇元尤尊盛為穹寺以法會者常數萬人及皇朝其教不墜今京師內外之寺無慮百數寺有故有新或起或廢由其時之崇尚與俗之喜捨僧之才能振起與否凡寺領於祠部而官之曰善世曰闡教曰講經曰覺義覺義之品列銜猶第八若於其中能傳其道非論佛以往世數其真如佛性出世化人靈變無際世莫得而測也其時之能尊與否及世之知不知一歸於空可得以國王宰官而臨馭係縻之耶

現形示教其行於世與衆同而法在焉世亦莫得而測也今京師之定武關外有曰我眉寺者不知其所以始蓋自唐云或曰昔有大士自犍為來先居我眉山故以為寺號或曰佛以一掌持化自他國土互融無礙智境則大千世界之中即此皆靈鷲山給孤園也何況我眉乎海上人姓紀氏為保定巨族少而祝髮居於寺凡若干臘上人能自推其世其一祖曰德林二祖曰明善三祖曰真相而自次其世曰四寺幾廢而再新之亦自謂能究竟無所有今年若干祠部上其名予之官曰覺義於是京師諸寺長老莫不欣

歸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顯喜是寺之有主也。夫竺乾之道，世不顯亦不滅。綿綿延延而常教人，以為善者其猶有是類也。耶大慈仁寺住持宇上人，余識之，故為上人請贈言，遂為書之。

歸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賀戚總戎平倭序代

國家受天明命，奄有萬方。日月所出入之處，莫不賓貢。其浮海而來者，出於載藉之所未有。倭夷始雖狂狡，卒未嘗不惕息扶服而請獻焉。頃歲乃敢陵斥州縣，浸淫疽食濱海之區，為其所傷殘者，沿絡萬里。蓋承平之久，禁網濶而武備弛也。天子當宁太息者十年於茲矣。疇咨海內，妙選守境武畧之臣。於是定遠戚公以世胄任驅馳，積功兵間，遂奉璽書受專閫之寄。先是兩浙之氛稍息，而蜚集於閩海、莆陽之境。剽掠殘斃，郡邑為之丘墟。去冬復來，攻圍仙遊，相守

逾月危城幾不能保。公提兵振旅，呼吸之間，百萬之衆一時崩藉，遂解重圍。閩人懲往歲之害，人人惴恐，自以公再造之恩，懽呼鼓舞，而餘賊奔潰溫陵。公方追奔期於殲蕩而止，當是時，宜黃譚公以中丞居提督之任，而南明汪公為廉訪使，運籌協贊之力，為多。宜其成功之易矣。余忝東南郵候之寄，捷書亟聞，私心慶幸，不能自已。是用馳使往賀，蓋江淮閩浙首尾之勢，閩海寧息，則江淮亦無騷動，非獨古者隣境相慶弔之禮也。余昔嘗見公談兵，固已窺其胸中之竒，又自以虛庸繆當重寄，懼不教之兵，不足以應敵，方

求龜劉之禮，尋古握奇八陣之法，數千里遣使，有咨於公。公時已調集浙兵，即命使者介馬自隨，夜二鼓統兵三萬過新嶺，寂然無聲，黎明遂破賊巢，其神速古之名將弗過也。使者歸，言其狀如此，其號令精明，被羽先登，身當百死，皆所目見。噫，世謂當今無將，蓋伏而未見也。天子神聖英武，詔書數下，飭勵邊帥，凡任疆圉之責者，莫不人思効命，而有卓然如戚公者出焉。王靈所加，海宇清宴，將書勲太常，被河山帶礪之盟。後之考論中興元功者，非公其誰哉。是為序。

歸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歸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吳郡歸有光著

門人王執禮校

記

可齋記

余友陳敦書為屋於郡城之隅而扁之曰可齋嘉靖四十一年春敦書與余同試春官數來過余命之為齋記念昔與敦書同舉於鄉考官張文隱公以孔子命題余一時之論殆未能盡嘗欲為敦書質之孟子曰孔子聖之時也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

以速則速所以久則久者也孟子所謂可者言孔子
因時應變而不滯云耳聖賢之於天下非能為一定
之迹遭時之所宜而亦不容不異孔子之聖於春秋
之世亦必有以自處者非謂仕止久速泛無所適而
特任其所之余謂孔子既出而不隱則可以仕可以
久者孔子之心特其不可以仕不得已而止不可以
久不得已而速耳速與止非孔子之心孔子所自處
者仕與久也故自謂異于逸民而無可無不可無可
無不可者乃聖人出而應世與物委蛇之道非謂其
不可而隱也天佑下民作之君師自堯舜三代聖人

無不在位者孔子之自待可知矣要之伯夷伊尹柳
下惠此三子者伊尹於孔子為近伊尹五就湯五就
桀自亳入夏既醜有夏復歸於亳孔子去魯斥乎齊
逐乎宋衛困於陳蔡之間十四年而反魯其任天下
何以異哉但世無成湯則伊尹必不能如孔子之出
此其所以不及孔子者孔子蓋自以文王之文在茲
有不容已而自大賢以下若曾閔之徒則固未嘗使
之仕也其於逸民亦無譏焉嗚呼士生于後世苟非
聖人則可與不可之間宜知所審矣敦書以予言有
發論語孟子之義請書以覽觀焉

陶菴記

余少好讀司馬子長書見其感慨激烈憤鬱不平之氣勃勃不能自抑以為君子之處世輕重之衡常在於我決不當以一時之所遭而身與之遷徙上下設不幸而處其窮則所以平其心志怡其性情者亦必有其道何至如閭巷小夫一不快志悲怨憔悴之意動于眉皆之間哉蓋孔子亟美顏淵而責子路之慍見古之難其人久矣已而觀陶子之集則其平淡冲和蕭灑脫落悠然勢分之外非獨不因于窮而直以窮為娛百世之下諷咏其詞融融然塵查俗垢與之

俱化信乎古之善處窮者也世陶子之道可以進于孔氏之門而世之論者徒以元熙易代之間謂為大節而不究其安命樂天之實夫窮苦迫于外飢寒潛于膚而情性不撓則于晉宋間真如蚍蜉聚散耳昔虞伯生慕陶而並諸邵子之間予不敢望于邵而獨喜陶也予又今之窮者扁其室曰陶菴云

畏壘亭記

自崑山城水行七十里曰安亭在吳淞江之旁蓋圖志有安亭江今不可見矣土薄而俗澆縣人爭棄之予妻之家在焉予獨愛其宅中間靚壬寅之歲讀書

於此宅一有清池古木累石為山有亭登之隱隱見
吳淞江環遶而東風帆時過於荒墟樹杪之間華亭
九峯青龍鎮古刹浮屠皆直其前亭舊無名予始名
之曰畏壘莊子稱亢桑者得老聃之道居畏壘之山
其臣之畫然智者去之其妾之挈然仁者遠之擁腫
之與居鞅掌之為使三年畏壘大熟畏壘之民尸而
祝之社而稷之而予居於此竟日閉戶二三子或有
自遠而至者相與謳吟於荆棘之中予妻治田四十
畝值歲大旱用牛輓車晝夜灌水頗以得穀釀酒數
石寒風慘慄木葉黃落呼兒酌酒登亭而嘯忻忻然

誰為遠我而去我者乎誰與吾居而吾使者乎誰欲
尸祝而社稷我者乎作畏壘亭記

櫟全軒記

餘峯先生隱居安亭江上於其居之北構屋三楹扁
之曰櫟全軒君為人夷坦任性自適不為周防於人
意之所至人或不謂為然君亦不以屑意以故人無
貴賤皆樂與之處然亦用是不諧於世君年二十餘
舉進士居郎署不十年為兩司是時兩司官惟君最
少君又施施不肯承迎人人有傾之者竟以是罷去
曾子亦來安亭江上所居隔一水時與君會君不喜

飲酒然會即談論竟日或至夜分不去即至他所亦然其與人無畛域懽然而情意常有餘如此也君好山水為郎時奉使荆湖日登黃鶴樓賦詩飲酒其在東藩謁孔林登岱宗觀滄海日出之處及歸則慕陶峴之為人扁舟五湖間人或訪君君常不在家去歲如越泛西湖過錢塘江登子陵釣臺遊齊雲巖將陟黃山歷九華興盡而返一日要予坐軒中劇論世事自言少登朝著官資視同時諸人頗為凌躐一旦見細意亦不自釋回首當時事今十餘年矣處靜以觀動居逸以窺勞而後知今之為何也天下之人孰不自

謂為才故用之而不知也夫惟不知其也是以至於窮漢黨錮唐白馬之禍駢首就戮者何可勝數也二十四友八司馬十六子之徒夫孰非一世之才也李斯用秦機雲入洛一時呼吸風雷華曜日月天下奔走而慕艷之事移時易求牽黃犬出上蔡東門聽華亭之鶴唳豈可得哉則莊生所謂不才終其天年信達生之至論而吾之所託焉者也予聞而歎息以九知道之言雖然才與不才豈有常也世所用樛梓豫章也則樛梓豫章不才矣世所用櫟也則櫟木而樛梓豫章不才矣君固清廟明堂之所取而匠

石之所睥睨也。而為櫟社。君其有以自幸也夫。其亦可慨也夫。

悠然亭記

余外家世居吳淞江南千墩浦上。表兄澱山公自田野登朝宦遊二十餘年。歸始僦居縣城。嘉靖三十年。定卜于馬鞍山之陽。婁水之陰。憶余少時嘗在外家。蓋去縣三十里。遙望山頽然如積灰。而烟雲杳靄。在有無之間。今公於此山日親高樓曲檻。几席戶牖。常見之。又于屋後構小園作亭。其中取靖節悠然見南山之語。以為名。靖節之詩。類非晉宋雕繪者之所為。

而悠然之意。每見于言外。不獨一時之所適。而中無留滯。見天壤間物。何往而不自得。余嘗以為悠然者。實與道俱。謂靖節不知道不可也。公負傑特。有為之才。所至官多著聲績。而為妬媚者。所不容。然至今

朝廷論人才有用者。必推公公。殆未能以忘于世。而公之所以自忘者。如此。靖節世遠。吾無從而問也。吾將從公問。所以悠然者。夫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靖節不得而言之。公烏得而言之哉。公行天下。嘗登泰山。覽鄒嶧。歷嵩少。間涉兩海。入閩越之隩。阻茲山之巖。石頽所以

悠然者特寄于此莊子云舊國舊都望之暢然雖使
丘陵草木之緡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况見見聞聞
者也予獲侍斯亭而僭為之記

菊窓記

去安亭二十里所曰錢門塘洪氏居之吳淞江之東
為顧浦折而北洪氏之居在其西地平衍無丘陵而
浦之厓岬隆起遠望其居如在山鵠中昔仲長統嘗
論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匝竹木周布
舟車足以代步涉之勞使令足以息四體之役養親
有兼味之膳妻孥無苦身之勞良朋萃止則陳酒肴

以娛之嘉時吉日則烹羔豚以奉之躊躇畦苑遊戲
平林永保性命之期不羨入帝王之門也大率今洪
氏之居隱然如統樂志論云而君家多竹木前臨廣
池夏日清風芙蓉交映其尤勝者君不取此顧以菊
窓扁其室蓋君嘗誦淵明之詩云酒能祛百慮菊能
制頽齡又云我屋南窓下今生幾叢菊夫以統之論
雖美使人人必待其如此而後能樂則其所不樂者
猶多也卒為尚書郎濡跡於初平建安之朝有愧于
鴻飛冥冥矣為昌言何益哉淵明採菊東籬下悠然
見南山笑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可謂無入而不自

得也。今君有仲長統之樂而慕淵明之高，致此予所以不能測其人也。將載酒訪君菊窻之下，而請問焉。

顧原魯先生祠記

前元之季，崑山有隱君子曰顧原魯先生，居於海濱。讀書學道，不求聞於時。端居一室，憑几而坐，所當兩臂處，遺跡宛然。手自批註經史，後其家懼禍，悉燬不傳。然而海濱之父老至今能言之。四傳而至其孫啓明，今為太倉人。稍徙至郡城，有子存仁，舉進士，為禮科給事中，得推封其父。尋以言事忤旨，被謫居庸關之外。父之得還，吳給事既被廢家居，尤喜考論先世

故事。而郡太守歷下金侯城頗采父老之言，又以封君之敦尚誠朴，足以風勵末俗，乃檄令列祠於郡學。若州之鄉賢祠，復于齊門外臥佛寺之東偏，建祠而以封君從祀，以為近其家，可以歲時致祠事焉。給事謂余具知始末，而請記之。予惟古之人遭時際會，佐世主功施于天下，而垂名于竹帛，後世之所稱述，往往為此。至于巖穴幽棲之士，雖長往不返，亦必因時主側席之求，弓旌玉帛，賁于丘園，世始得以稱述其名。若夫許由、卞隨、務光之徒，以與人主以天下相揖讓，此宜其彰彰較著矣。而谷口鄭子真、蜀嚴君平、

修身自保揚雄少從君平遊已而仕京師顯名數為
朝廷在位者稱此二人故能耕于巖石之下而名震
于京師由此而言非此數者雖沒世無稱也而又有
不然者古之君子修身學道寧憔悴于江海之上而
不願彼非有求于世者然約而愈顯晦而益彰逃名
而名隨之傳記之所載不可勝數無求于世而世亦
不容不知之此奚必有所待耶若原魯先生沒于海
上至于今二百年而其幽始發則士之修德礪行者
何憂後世之不聞耶郡太守表章之意微矣祠凡為
堂寢廡門若干楹始于嘉靖三十年十月某日落成

于嘉靖三十二年十一月某日某為記

婁曲新居記

婁江新居者吾縣在婁水之曲沈先生故以名其居
始自吳有國其東門曰婁門震澤之水由是東入海
故水為婁江古婁門外馬亭溪是也溪上復城越王
餘復君之所治因之為婁縣王莽曰婁治吳有婁侯
而或謂之嚠城江入海口為劉家港嚠與劉聲近訛
吳大嚠蓋在北野禹禼東所舍云沈先生世縣人年
七十矣未始出於婁曲也而以名其居蓋自謂終老
於此云爾昔伏波將軍平交趾還言吾弟少遊哀吾

慷慨有大志曰士生一世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
款段馬為郡掾吏守墳墓鄉里稱為善人斯足矣致
求贏餘徒自苦耳當吾在浪泊西里間下潦上霧毒
氣薰蒸仰視飛鳶跼跼水際念少遊平生時語何可
得也班定遠在西域年老乞哀求還不敢望到酒泉
但願生入玉門關二人者君子蓋悲之嗟夫人生百
年之內為日有幾欲窮萬里之道日馳騫而不知止
者何也先生蓋自叙其少時艱難之迹曰吾晚得地
於郊外安而樂之名其圃曰南園其館曰星槎其堂
曰卅有曰吾而後庶幾其有之已又鬻他姓於今始

卜於縣之南街親朋往還里俗淳厚有宅一區有屋
數椽有花有竹濁醪一壺黃蘗數莖焚香賦詩自喻
桑榆之樂物無能易之傳謂逆旅無常為遷徙之徒
茲則庶乎可免矣余讀其辭蓋有隱居之致而有感
於昔之人發憤伉志爭功名於萬里之外乃至白頭
顧念忽有首丘依風之感因以歎夫漂漂者何所極
也遂書之以為記

清夢軒記

余友王子敬於其居之西構為書室而題其額曰清
夢軒請余為之記余讀無羊之詩疑說詩者之未得

其旨此蓋牧人之夢焉耳牧人夢中所見羊角牛耳
漑漑濕濕降河而飲或寢或訛而牧人且簞笠負餌
為之取薪蒸博禽獸以歸則以肱麾牛羊而來以牧
人之愚而夢中之景象如此故嘗謂人心之靈無所
不至雖列子所稱黃帝華胥之國穆王化人之居而
心神之所變幻亦當有之顧莊周列禦寇之徒厭世
之混濁恍洋自恣以此為蕉鹿蝴蝶之喻欲為鳥而
戾於天為魚而沒於淵其意亦可悲矣人之生寐也
寃交也夜之道也覺也形開也晝之道也易大傳曰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

之道而知故神無方而易無體夫唯通知乎晝夜之
道則死生夢寤之理一矣子思曰喜怒哀樂之未發
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
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喜怒哀樂不亂其心故虛明澄澈而天地萬物畢見
於中古之聖人端冕凝旒俛仰之間而撫四海之外
如牧人之夢而清廟明堂郊丘廬井俯仰升降衣服
器械出乎其心之靈自然爾已而何所作為哉子思
曰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君子之慎其
獨也孟子曰夜氣足以存此非清夢之說乎子敬敏

而好學駸駸有志於道慕近世儒者以夢寐卜其所學故以名其齋予是以告之以予思孟軻之說也

寶界山居記

太湖東南巨浸也廣五百里群峯出於波濤之間以百數而重涯別鄔幽谷曲隈無非仙靈之所棲息天下之山得水而悅水或東隘迫狹不足以盡山之奇天下之水得山而止山或孤子卑稚不足以極水之趣太湖莽淼瀕洞沉浸諸山山多而湖之水足以貯之意惟海外絕島勝是中州無有也故凡犇湧屏列於湖之濱者皆挾湖以為勝自錫山過五里湖得寶

界山在洞庭之北夫椒湫山之間仲山王先生居之先生蚤歲棄官而其子鑑始登第亦告歸家庭間日以詩畫自娛因長洲陸君來請予為山居之記余未至寶界也嘗讀書萬峰山盡得湖濱諸山之景雖面勢不同無不挾湖以為勝而馬跡長興往往在殘霞落照之間則所謂寶界者庶幾望見之昔王右丞輞川別墅其詩畫之妙至今可以想見其處仲山之居豈減華子岡歆湖諸奇勝而千里湖山豈藍田之所

有哉摩詰清思逸韻出塵壒之外而開元天寶之際顧不能自引決以濡羯胡之腥膻以此知士大夫出

處有道一知足遂不可浣如摩詰令人千載有遺恨也今仲山父子嘉遯於明時何可及哉何可及哉

南陔草堂記

予友陳言甫卜居於縣城之東南門湏浦之上蓋自門南出為走松江之道江之南北村民有徵召會集必由於此故為市頗囂雜而言甫之宅在浦西予家舊居東南門所謂河西者也而浦所自出為縣之隍婁水循是而東至太倉入海舟行晝夜叫呼不絕言甫家負隍而並浦獨蕭然有林野之趣於其居之後為堂若干楹前臨小池有亭榭花石池南有幽徑西

出則平疇曠然堂之西為圃多竹樹花果又有堂若干楹言甫以為娛親之所故以南陔為名予讀詩小雅至於六月之序以為自鹿鳴至菁菁者莪二十二詩蓋先王之所以治天下盡在於是小雅既廢則四夷交侵而中國微矣然是詩必以南陔為之本人無孝友之心則君臣兄弟朋友何由而得其敘和樂忠信廉恥禮義何由而得其道法度蓄積師衆征伐功力何由而得其度福祿何由而綏陰陽何由而得其理賢者何由而得其所萬物何由而遂為國之基何得不墜恩澤何得不垂萬物何得不失其道理萬國

何得不離諸夏何得不衰此四夷之所以交侵而中國微也故鄉飲酒禮燕禮皆鼓瑟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然後笙入堂下奏南陔白華華黍蓋外盡君臣而內反之父子之際而王道備矣漢儒掇拾於秦火之後亡逸此篇至今遂以笙奏有聲而無辭而不知古詩三百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舞雅頌之音若本無其辭而何以有南陔白華華黍之篇名今世所傳新宮采薺豨首驪駒及三豳三夏九夏之類其辭逸者固多也東廣微補亡之篇庶亦近之而用意止於晨羞夕膳之間求之於詩卷耳采蘋諸作雖閒淡而意深遠至如陟岵蓼莪有幽遐罔極之思東氏不能及也吉甫之尊人與家君同學既老又同與社會在社中終日忻忻飲酒必醉而後去而平生有孝友之行吉甫又能承奉之則凡登其堂者如聞鐘鼓如聆笙瑟而可以知南陔之詩不忘矣予是以推小雅之意義而著之

我江精舍記

吾鄉嚴氏居吳淞江大直浦東世以貴雄至都事君兄弟用選秀入成均為弟子而庶卿常與余同試春官矣余弟亨甫為都事君婿故余識啓貞垂髫之時

都事君偉儀觀美鬚髯而啓貞少已豐碩容余家應
 對揖讓如大人長者見者徃々稱之曰生子何必多
 如君一子已可知嚴氏有後矣都事君謝世啓貞受
 堂構之任愈能大其家而不幸早夭其孤潤方在孩
 稚毋諸孺人以育以訓至於有成今去啓貞之世忽
 踰一紀且冠受室矣諸孺人者寧邑令貞伯女也其
 持身有衛共姜之操其教子有歐陽太夫人之嚴潤
 仰承慈顏是恃是怙足以自解而念其先人蚤棄諷
 誦蓼莪之詩日々以泣遊行江上痛流水之逝而不
 返也故以莪江名其精舍客有憐其志者求記於余

上言為解之余以人之情皆有所止至於悲傷之過
 人得求以解之孝哉嚴子獨為其親而悲哀而可以
 人解之乎雖然亦有所止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日而
 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服以是斷者為送死有已
 復生有節也故曰先王制禮不可過也余憫嚴子曰
 誦蓼莪之詩將復生無節乎子其繼若祖考之志思
 慰母氏之心求所謂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者是乃
 所以為無窮之情也余昔嘗再過嚴氏初見都事君
 飲酒雍雍歡燕竟日再過之則啓貞已為主人而余
 友徐直言在其家塾余止宿明日別去即今之所謂

精舍者。往年嚴子來。為其外氏陸冢宰家求祝釐之詞。始識之。蓋二十年間。而觀於嚴氏三世。有足慨者。又嘉嚴子之志。而為之記。

題玉女潭記

陽羨山水奇勝。稱張公善卷洞。及玉女潭。其名皆托於神仙。余讀山海經。崑崙之山。廣都之埜。軒轅之丘。不死之國。以為此不過如齊諧鄒衍之徒之說者。然今天下名山。在于中州。往往多仙人之遺跡。豈其事皆信然歟。溧陽史氏自漢杜陵壯侯以來。數百年。世謂之史侯家。由溧陽至玉女潭四十里。史君於其間。

為之荆莽焚茅。伐石疏土。人力既殫。天工始見。由潭以往。得二十四景。名而揭之。如所謂仙館佛窟。瑤臺琪樹。鶴坡。鼉峽之類。好事者聞而慕之。不得至。如望見之。焉。天下太平。天子明聖。史君為中朝貴臣。而乃自逃於山澤之間。點綴蒼碧。綠著。恠奇。使後百年。便以史君為仙人也。由此言之。余殆疑所謂僊人之跡者。皆邈世長往之士。有所托而為之。亦史君類耶。

震川別號記

余性不喜稱人道號。尤不喜人以號加已。往往相字。以為尊敬。一日諸公會聚里中。以為獨無號稱。不可。

因謂之曰震川。余生大江東南，東南之藪，唯太湖、太湖亦名五湖。尚書謂之震澤，故謂為震川。云其後人傳相呼，又之便，以為余所自號。其實謾應之，不欲受也。今年居京師，識同年進士信陽何啓圖，亦號震川。不知啓圖何取爾。啓圖大復先生之孫，汴省發解第。一人高才好學，與之居，恂恂然。蓋余所忻慕焉。昔司馬相如慕蔭相如之為人，改名相如。余何幸與啓圖同號，因遂自稱之。蓋余之自稱曰震川者，自此始也。因書以貽啓圖，發余慕尚之意云。

耐齋記

萬安劉先生來教崑山學，有三先生。而先生所居稱東齋。先是兩齋之衙，皆在講堂東偏。近乃徙之西，頗為深遠清閔。先生至，則扁其居曰耐齋。予嘗訪先生於齋中。於時秋風颯然，黃葉滿庭，戶外無履跡。獨一卒衣皂衣，承迎左右。為進茗漿，因坐語久之。先生曰：吾為是官，秩卑而祿微，月費廩米三石，具饘粥養妻子，常不給。為耐貧，上官行縣，吾於職事無所轄，往往率諸生郊迎。至則隨令丞簿拜趨，唯諾為耐辱。久任之法不行，官無崇卑，率以朞月遷徙，速化而吾官常

不遷為耐。以有是三耐。吾是以名吾齋。予既別去。一日使弟子沈孝來求齋記。昔孟子論士不為道。至於為貧而仕。惟抱關擊柝為宜。夫舍學者之職業而為抱關擊柝。蓋亦有甚不得已者矣。惟近代學官與書院山長之設。以待夫士之有道而不任職者。蓋為貧與為道兼行而不悖。此其法足以優天下之學士。為特愈於前世也。故當時號其官為清高。雖然。求為清高。而其間容有不能耐者。夫使其不能耐。則雖博士不可為矣。使其能耐。如孟子所謂抱關擊柝可也。楊雄有言。非夷齊而是下惠。首陽為拙。柱下為工。士之

立身各有所處。夫使其能耐。至於大匠宰相。可也。因書其說。使孝歸而質之先生云。



附錄

卷

六

四

10.1

11

書